

卷第一百九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

鐘

鐃

鈸

鐃

鈸

鐃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考工記是氏為鐘不調之  
 命伶倫與營授作十二鐘考工記是氏為鐘不調之  
 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鑼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帶謂之蒙蒙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齊謂之  
 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謂之銑間去二分以五  
 間以其鼓間謂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  
 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三分其圍去以為衡圍大  
 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  
 為之深而困之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礮止聲緩下聲肆破聲  
 散險聲微聲達聲羸微聲韶回聲衍後聲符弁聲蕤薄聲  
 既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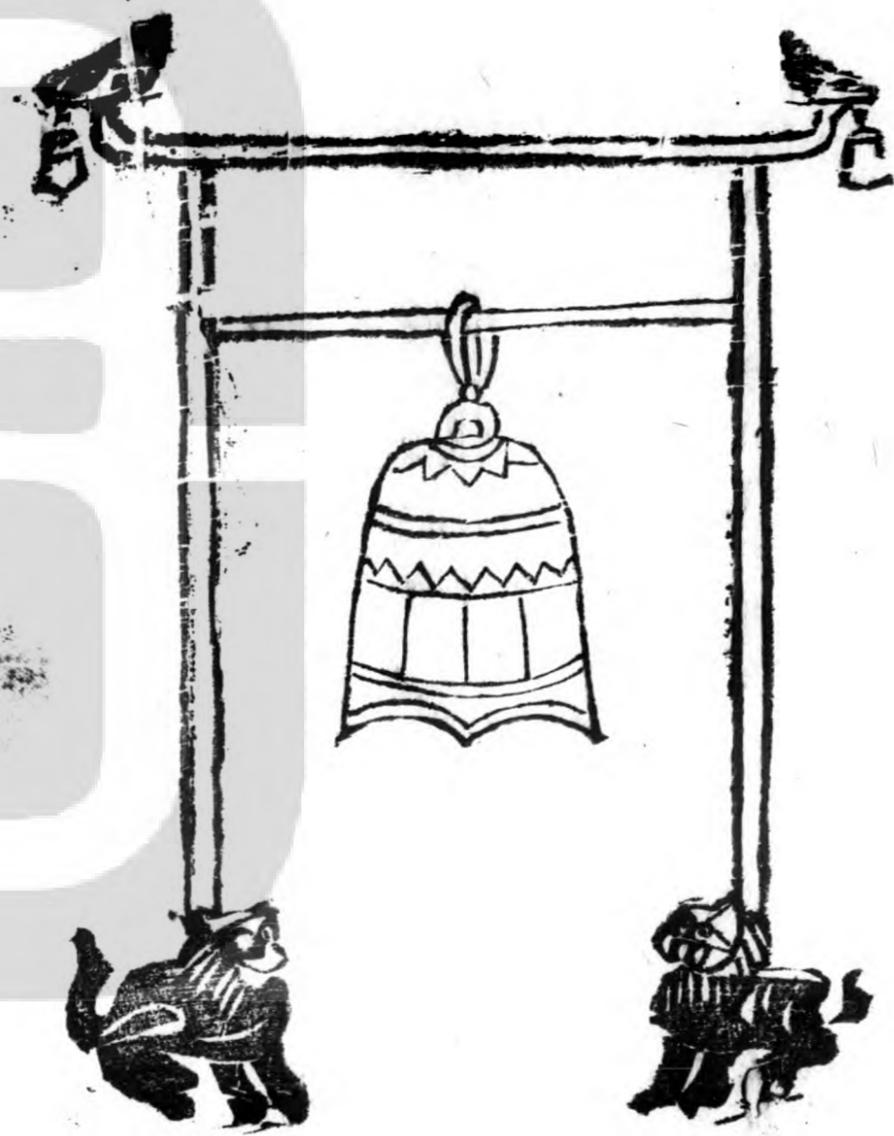
其長六  
 廣四其長六  
 之二分也  
 去二分也  
 一以為甬圍  
 廣二其長六  
 以其甬長為之  
 三千六  
 舞每處有九面  
 謂之景注六分  
 以其鉦為之  
 銑間謂之于  
 分也其長六  
 鼓間去鉦之二  
 去二分以為之  
 于上之鑿謂之鑿  
 六分其厚以其一  
 為之深而圍之注  
 云鑿在鼓中室而  
 出光  
 兩來謂之鑿注  
 云此鑿口十者  
 其長十六鐘之  
 入數以律為度  
 其長六  
 廣四其長六  
 之二分也  
 去二分也  
 一以為甬圍  
 廣二其長六  
 以其甬長為之  
 三千六  
 舞每處有九面  
 謂之景注六分  
 以其鉦為之  
 銑間謂之于  
 分也其長六  
 鼓間去鉦之二  
 去二分以為之  
 于上之鑿謂之鑿  
 六分其厚以其一  
 為之深而圍之注  
 云鑿在鼓中室而  
 出光  
 兩來謂之鑿注  
 云此鑿口十者  
 其長十六鐘之  
 入數以律為度

聲爲之齊凡和樂亦如之由是觀之鏡于鉦鼓舞鍾之體也爾與衡鐘之柄也舞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以此爲鐘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述去二分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鍾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三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述去二分則舞脩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鍾亦然賈公彥曰律各倍以爲鐘舉一端也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爲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

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鉦蓋一間而十分之以其爲厚薄其說誤矣臣嘗考唐史商盈孫安冕式來銑鼓鉦舞之法用筭乘法乘除鍾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鍾制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十三分有半差爲四十分口項之量徑漢之圍莫不有齊量焉使工案圖鑄是二百四十枚及其成也音韻與磬協矣今太常所鑄鍾無慮千枚其間或類古法大抵出盈孫所造鉦此則器律短而聲高矣

嘗詔李照制管調律而更鑄焉其法悉圓其形而一孔其上出柄蟠龍之飾雖和應於一時然較古鐘蓋而不圓者異矣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三品以上樂五人五品以上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

考工記鳧氏為鐘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會之所由與皆有說焉故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一弁則齶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弁之過一歸正緩之中聲而已國語曰右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則鍾以中聲為本矣昔齊景公為大鍾鍾大懸下其氣不上薄仲尼譏之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魯莊公鑄大鍾而國小鍾大曹剡規之皆夫中聲故也伶州鳩曰鍾



音之器也小者不窳大者不擲則和於物此之謂樂也  
 夫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鍾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  
 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為先鏞  
 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為先維鏞次之是鼓大麗而象天  
 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後之鼓先而鏞後之先王立  
 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鍾  
 鼓之文不知用鍾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以為樂在於鍾鼓則鍾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  
 為不在於鍾鼓則鍾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世傳為  
 鍾者多矣或謂炎帝之孫鼓延或謂黃帝之臣營援或  
 謂堯舜之臣倮豈皆有所傳聞然邪臣竊嘗論之虞夏  
 之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鏞周之時大鍾謂之鍾小  
 鍾謂之鐃則鐃之為用其實編鍾也編鍾之用其實歌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編鍾

青鍾

黃鍾

黑鍾

釁鍾

鐘聲上

鐘聲下

修

歌鍾

赤鍾

白鍾

和鍾

銘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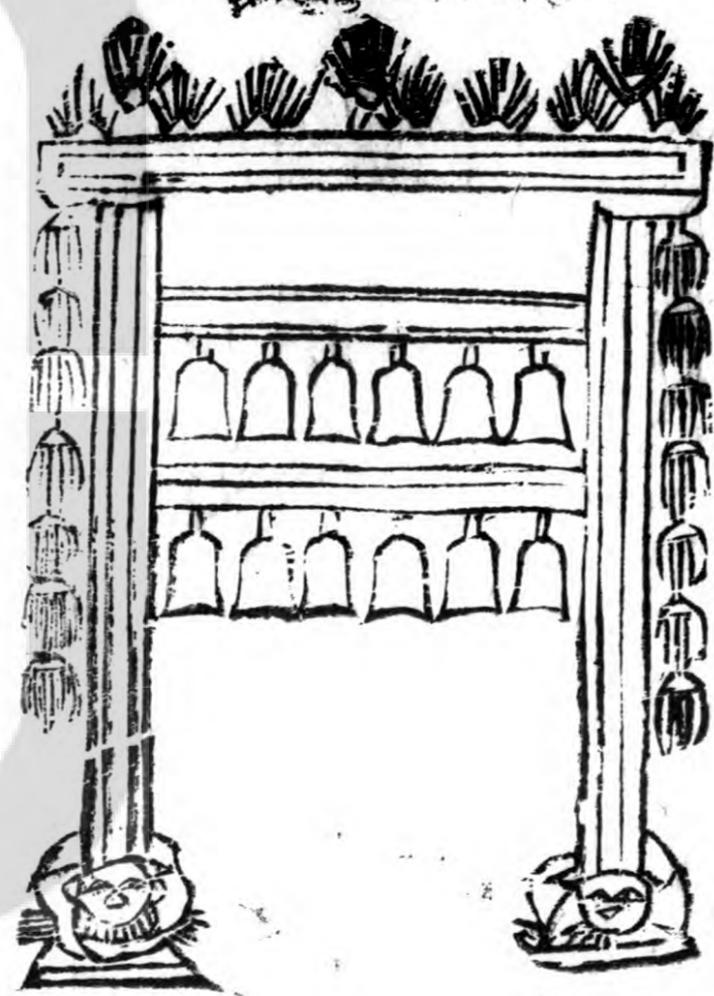
鐘聲中

修

編鍾

十二枚

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  
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  
有二辰正鐘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  
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編鐘十二同在一處為一堵鐘磬  
各一堵為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  
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是鐘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  
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  
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  
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縣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  
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  
常相待以為用乎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  
之制也漢之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  
為十九鐘隋之生洪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



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為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  
三七為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為二十  
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  
變四清言之也蔽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蔽於  
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

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其智識之明  
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  
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邪真目論也編鐘宮縣用  
於甲丙庚壬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又取黃鐘至夾古  
鐘四律為清聲此牛洪據邦康成及樂緯之說也  
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鐘特鐘  
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鐘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  
唱和之道也

- 青鐘
- 赤鐘
- 黃鐘
- 白鐘
- 黑鐘

音黃帝作三戶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心  
三曰黃鐘山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帝五  
聲既調然後作五行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  
色白綵撞白鐘是也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  
撞黃鐘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  
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由是觀  
之黃鐘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鐘  
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  
意也入撞陰鐘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  
以終止之意也樂師言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薺豈主  
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薺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  
邪大戴禮言步中采薺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  
樂為行步之節豈仿古采薺肆夏之制歟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蓋鐘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鐘非淫聲之鐘也然鐘之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舛則鬱長甬則震大而短則志疾而短間小而長則聲舒而遠間所謂和鐘者一適厚薄侈舛小大長短之齊以合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所謂鐘小不窳大不擗和於物是也昔宋武帝太極殿前鐘聲嘶矣帝問張永永對以鐘有銅滓乃鑿而去之聲遂清越何知音之審耶

釁鐘

古者器成而釁以血蓋所以厭變恠禦妖釁樂器之釁謂之釁猶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也周官天府上春釁寶器荆王伐吳將殺沮衛蹇鼂釁鼓則釁鐘鼓之法其來尚矣周之所釁非特此也大司馬之於軍器小子之於邦器卜人之於龜雞人之於雞太祝之於逆牲小祝之於祈號圉師之於廐女巫巫之於浴皆在所釁焉齊宣王之時將以牛釁鐘而以羊易之夫以牛釁鐘禮也以羊易牛仁也不忍牛之觶觶而廢釁鐘是愛牛不愛禮非仁術也仁心而已惻隱牛之就死而易以羊是愛牛不廢禮非仁政也仁術而已

銘鐘

昔晉克洛之後秦有圖敗晉功魏顓以身却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之景鐘嘗觀顓帝居位文德者錫

以鐘聲武德者錫以干戈又傳曰聖王承天功成者賞  
功敗者罰故樂用鐘由是知古之人其樂用鐘非特賞  
功於一時抑又銘功於不朽矣

鐘聲上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  
樂其意亦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况人乎今  
夫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物固有  
近不若遠者遠不若近者不可不知也宋左師每食擊  
鐘鄭伯夜飲酒擊鐘蓋古之人一飲食之際必擊鐘者  
所以和志氣而去爭心也其備禍豈不豫哉

鐘聲中

周景王鐘成而伶人告和州鳩必以為不知其和晉平  
公鐘成而工人告調師曠必以為不調者蓋上之作器  
而民樂之則調和矣徒作器而民莫之樂也雖欲調和  
其可得乎傳曰樂在人和不在声然則州鳩師曠之言  
其知作器之本歟

鐘聲下

晉獻公卒未葬吳公子札自衛如晉而將宿戚聞鐘聲  
而異之者以君尚在殯臣未可以樂故也知悼子卒未  
葬杜蕢自外來聞鐘聲而飲諸臣者以臣尚在殯君未  
可以樂故也然晉平公悟師曠之飲而罪已孫文子聞  
季札之言而不悔者其賢不賢亦可知矣

修

爾雅曰徒鼓鐘謂之修謂之鼓鐘與詩之鼓鐘欽欽同意

樂書卷第一百十一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下

四金通論

金罇

鐸

金鐃

金鈺

丁寧

大金鏡

小金鏡

小鉦

金鐸

木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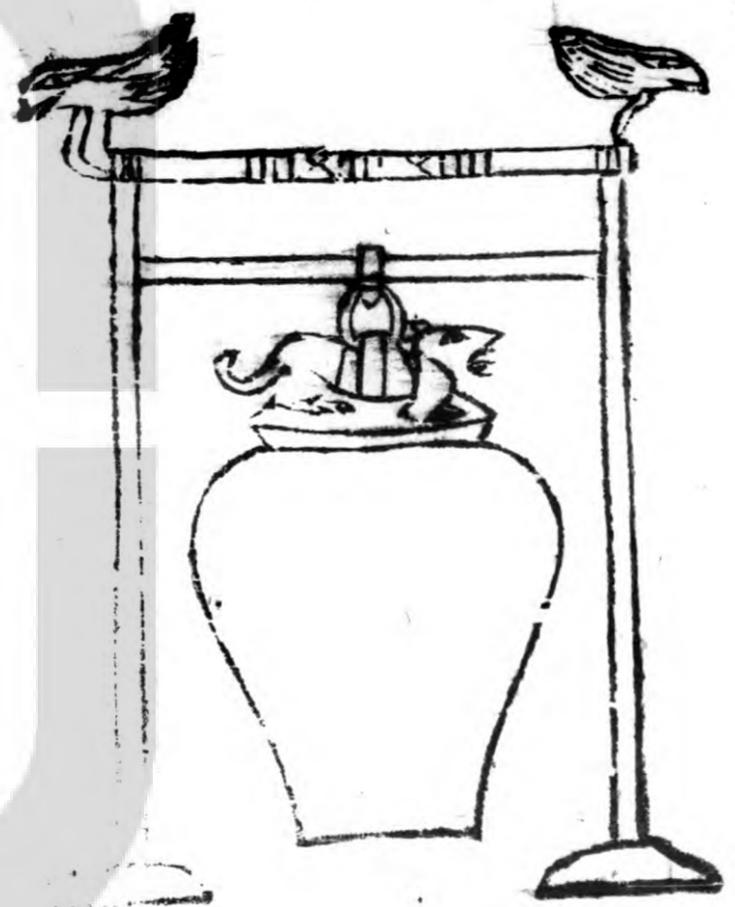
四金通論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為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鐃之聲淳濁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鐃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

之良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鐃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或擁其用則先鐃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鐃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号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鐃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今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眾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况用之以節音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金鐃

鐃于



周官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六鼓四金  
 之音聲以金鎛和鼓自金聲之淳言之謂之鎛自和鼓  
 之倡言之謂之和其實一也蓋其形象鐘頂大腹擦口  
 奔上以伏獸為鼻內懸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  
 鼓相和後周平蜀獲其器太常卿斛斯證觀曰鎛于也  
 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國語曰戰以鎛  
 于傲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鎛于振鐸則  
 鎛之和鼓以節音樂和軍旅其來尚矣後世之制或為  
 兩馬之形或為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宋史云  
 邠人鬻祖以鎛于獻始與干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  
 圓二尺四寸承圓如筒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六  
 縣之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  
 灑之注鎛于以手振芒則其聲清音如雷良於乃絕樂  
 類也鎛于如雅頭上大有六皆鐘

金鑊

金鉦

丁寧

周官鼓人以金鑄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鑄軍行鳴鑄  
 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斬而著  
 於丁寧說文曰鑄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鑄  
 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鑄  
 自其做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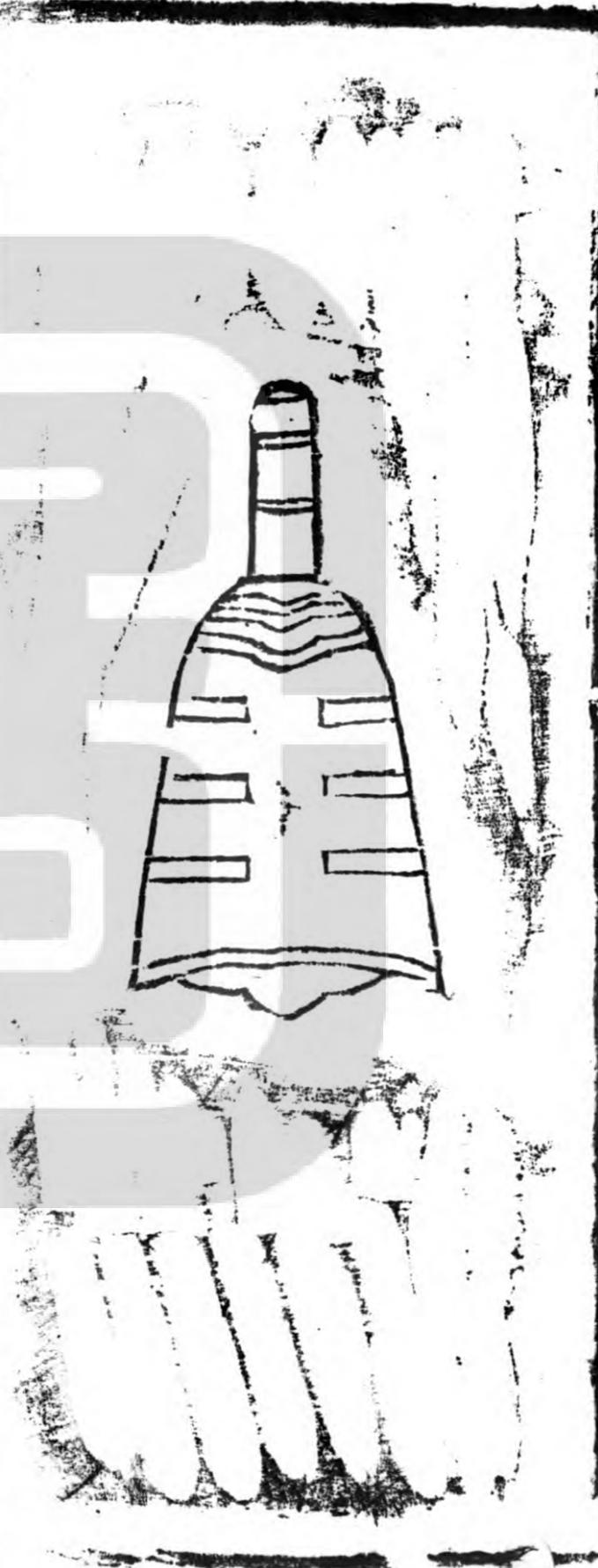
也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先  
 謂非雅樂之器是不誓四金以節音樂之過也亦此類  
亦此類

大金鏡 象鐘形旁有二  
飾以流蘇柄中 十四鏡  
 小金鏡 小鉦



周官鼓人以金鏡止鼓大司馬卒自執鏡以其聲詭詭然故以鏡名之說文曰鏡小鉦也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鏡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官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音而和樂也

金鐸



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兩司馬執鐸三鼓振鐸振鐸記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一過琅鐸名曰鐸度也号今之限度也則鐸大鈴也舞者振之警眾以為節是金鐸以金為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晉荀氏得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遺也

木鐸

掩上振之為掩掩者止行息氣也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之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宣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于朝是木鐸以木為舌所似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見行而為政在之聖業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事歟

樂書卷第一百十一

樂書卷第一百十二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上

磬制

玉磬

編磬

箬磬

頌磬

寒

石磬

天球

雜磬

笙磬

歌磬

磬制

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勾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磬師掌教擊磬蓋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鐘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勾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為一股博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為前而在內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母勾氏為之或謂叔為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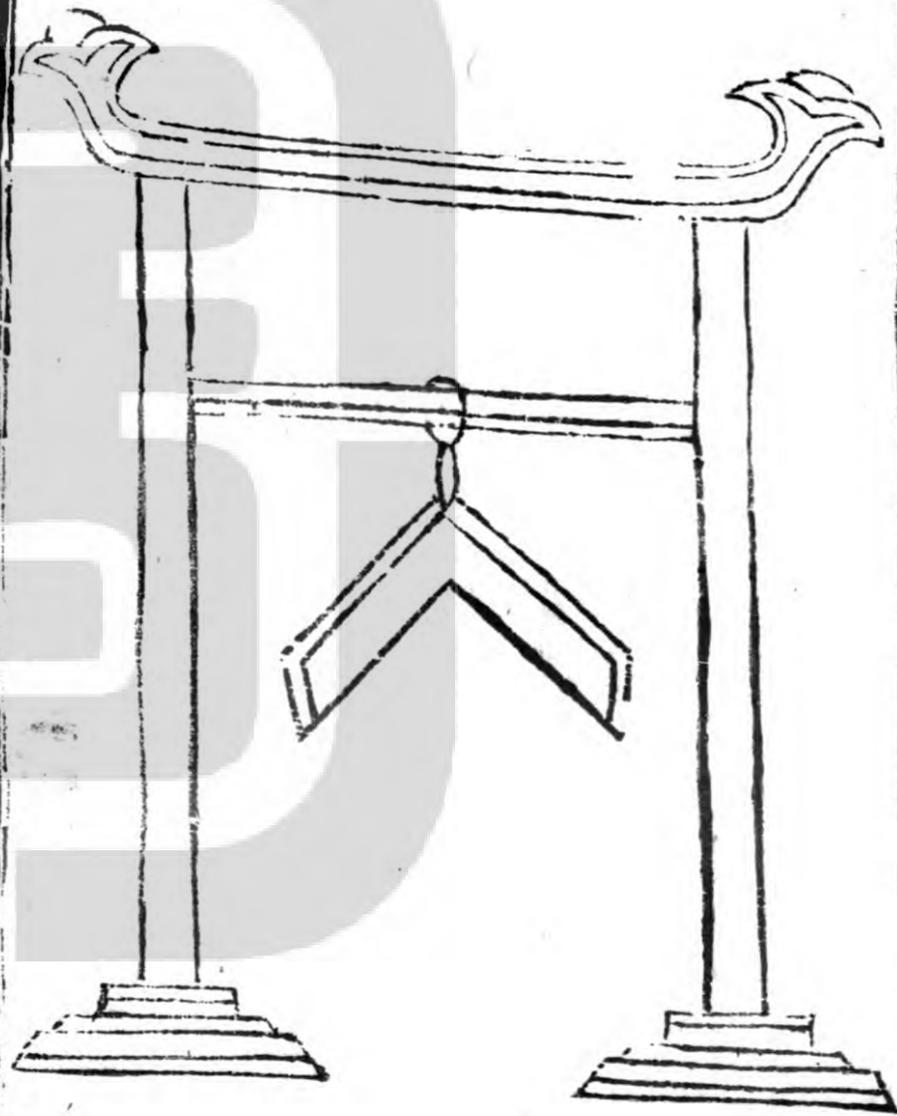
為之厚其博  
二分其鼓博以其

其博為一  
半編磬合黃鍾其  
長二寸二分五釐  
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

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勾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磬師掌教擊磬蓋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鐘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勾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為一股博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為前而在內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母勾氏為之或謂叔為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

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  
曲禮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磬折以參五則磬取  
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為言勁也豈因屈折然邪

石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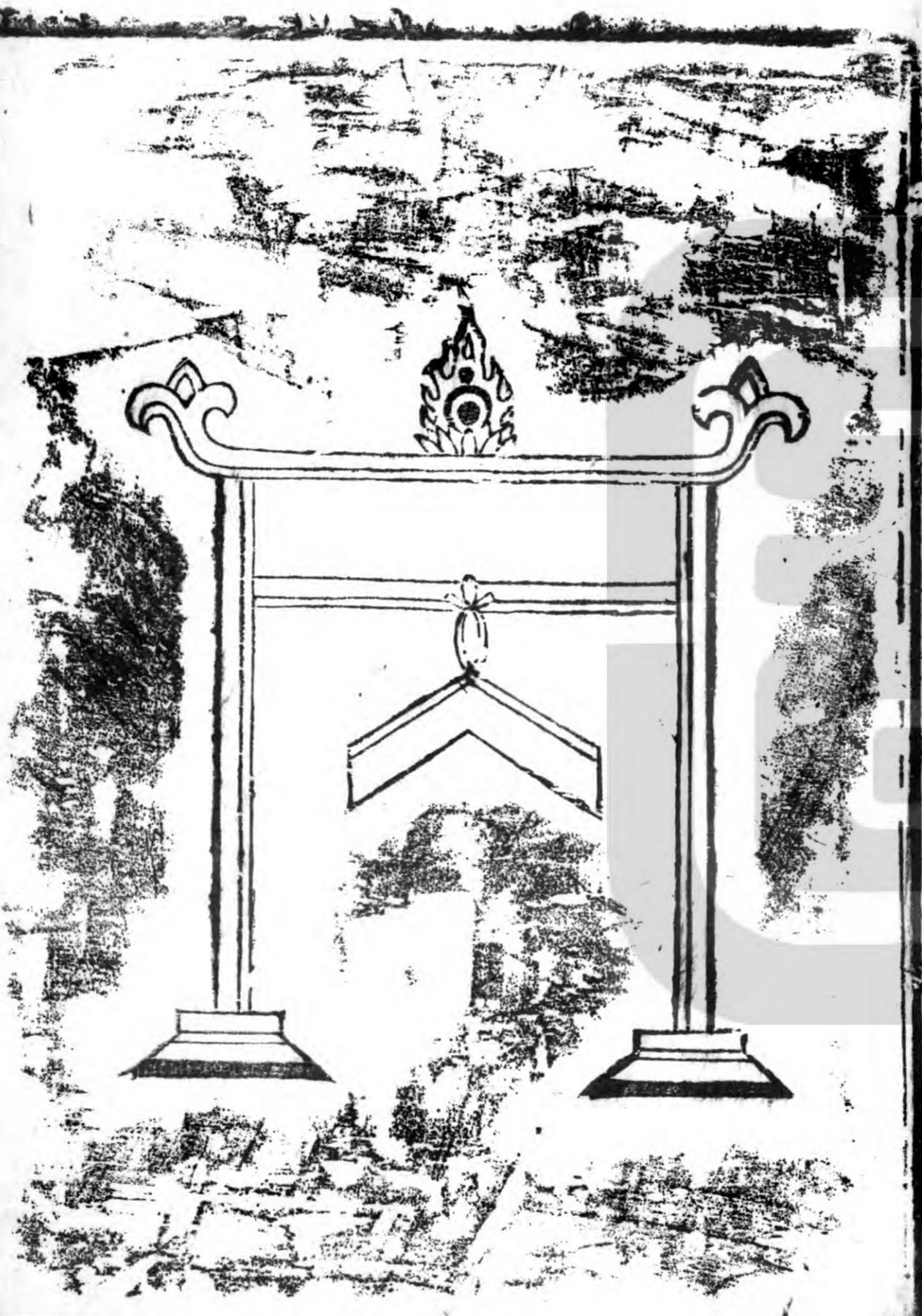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焉危之山其陽多磬焉  
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  
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  
且潤也然其製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為股內之  
為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  
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  
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  
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為  
君八音以磬為主故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  
此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  
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  
上有下而親踈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  
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

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故昔王阜為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棧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響石為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蓋嶧山近泗水故也

玉磬

天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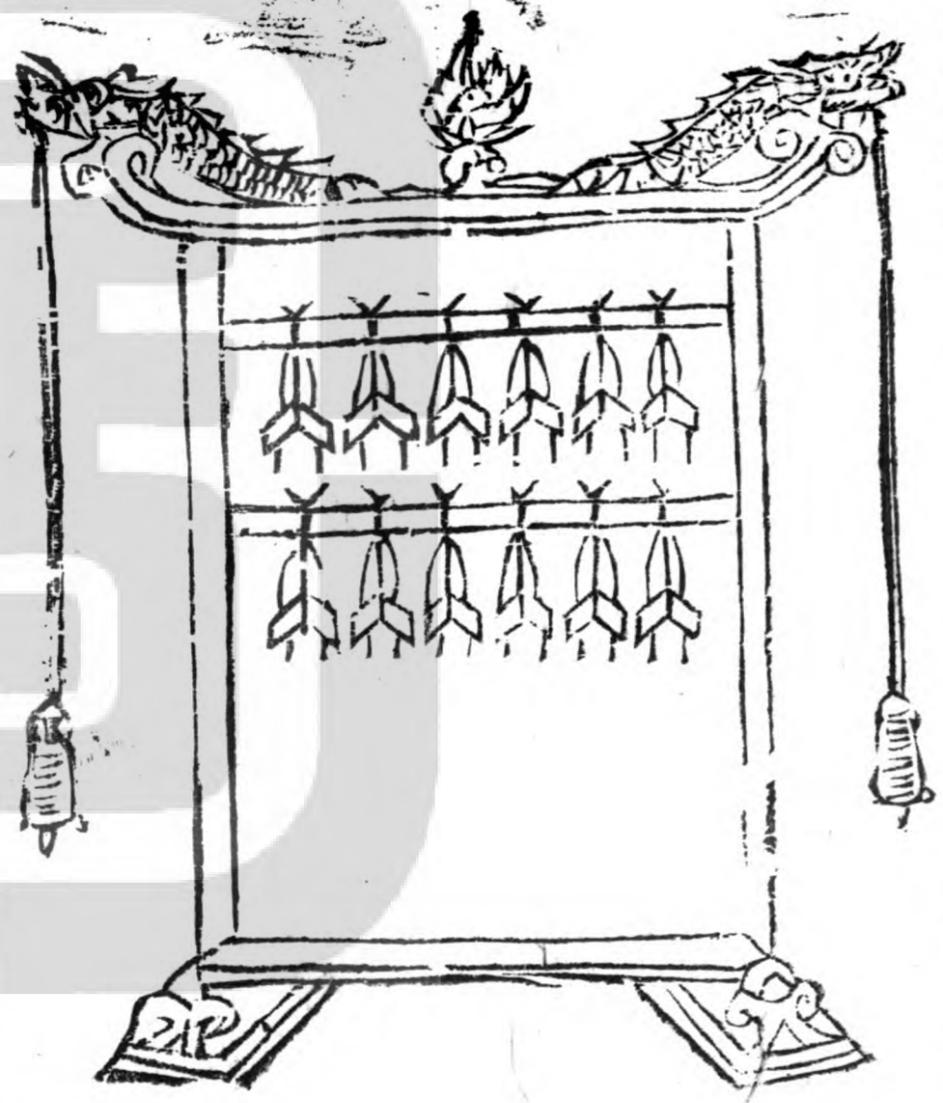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卦之乾則磬乾之音也春秋之時齊侯以王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王磬如齊告羅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於自然者也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為磬以其為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眾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歌呂氏春秋言堯命夔鳴球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傳言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言玉之清越以長樂也由是觀之鳴球之樂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量於羽屬鱗屬之鳴也梓人為筍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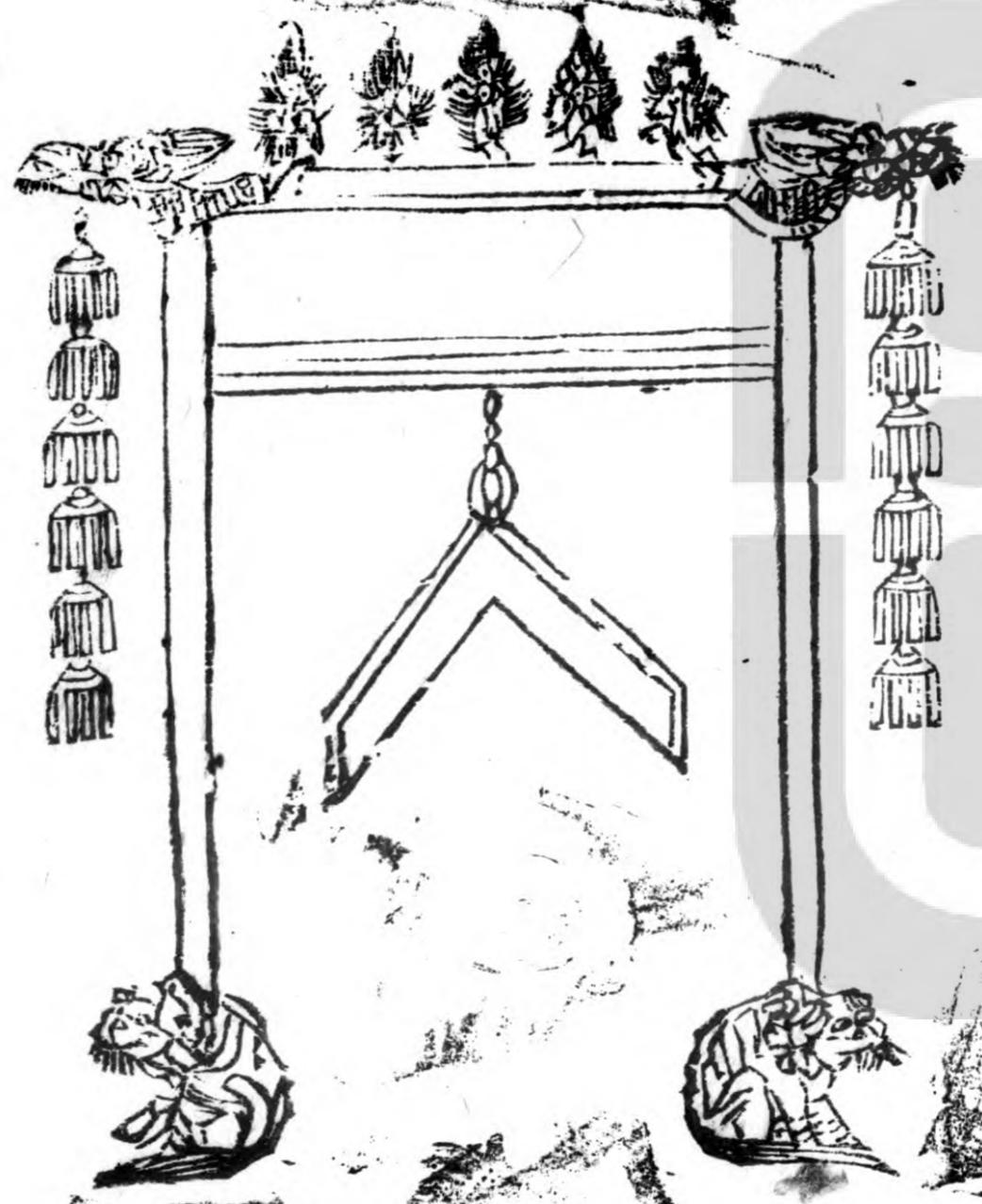
羽屬清揚而遠聞也石以為磬虛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取鱗屬以為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然則謂之鳴球非若瀛州青石之詔石不擊而自鳴也其鳴也因聲變而已漢武帝建招仙靈閣於甘泉西上有浮金輕玉之磬非古制也其武帝之侈心乎晉賀循奏登歌之簋采玉以造磬隋蘇夔妙律立音律造玉磬獻於齊唐制宗廟殿庭用玉磬則玉磬堂上之樂登歌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詩而以鳴球為先義可見矣

通禮義纂曰晉賀循修奏登歌之簋采玉造小磬宗廟殿庭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詩而以鳴球為先義可見矣  
治間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  
國語曰漢條蒙璆漢樂章曰軒朱璆磬蓋璆與球  
同而字異其實一也  
神人擊之其聲絕妙  
如最善擊磬搏拊之  
造篋簾沐蘇之屬皆  
金鈿珠翠珍怪之物  
雜飾之又璆

二金獅子以為跌其他絲繪縹屢製作精妙一時無比  
 也繇是觀之至五於飾以金珠珍推跌以金獅騰  
 七音之失也之修心乎不為有道之主所取也  
 履其唐明皇之  
 編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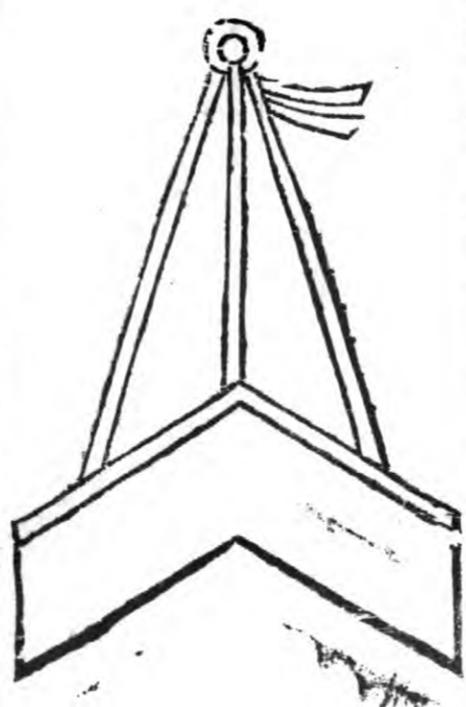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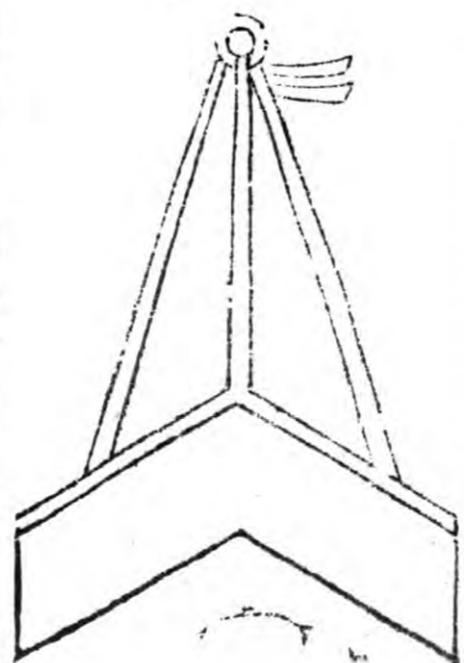
離磬  
 磬



磬之為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  
 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簋之  
 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為鐘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其為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為  
 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磬提鼓磬謂之塞周官磬  
 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爾  
 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  
 儀禮鼗倚于頌磬而絃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繩數小  
 有凡縣鐘磬半為以全為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  
 六枚同在一處謂之堵鐘鼓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  
 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者爾謂  
 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  
 以十有二聲為之亦非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爾謂之  
 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犍水濱得石磬十六夫  
 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  
 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簋  
 簋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郭璞曰磬音  
以玉飾之  
 聖朝元豐中施用李照編鐘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  
 律以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六  
 律非先王之制也

笙磬





大射之儀樂之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面言之方也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鄉射之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

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為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鼓倚于頌磬西絃頌磬在西而有絃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掌太師之縣則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鐘罇應笙之鐘罇也笙師共笙鐘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鐘罇應歌之鐘罇也左傳歌鐘二肆是已詩言笙磬同音書言笙鏞以間大鐘謂之鏞則笙鏞特縣之鐘也以笙鏞為特縣之鐘則笙磬為特縣之磬明矣蓋笙震音磬乾音其音皆陽鏞允音其音則陰是笙磬異器而同音笙鏞異音而同和也然則特磬特鐘編鐘編磬皆各堵而同肆罇則隨之而已大夫判縣天子倍之而為宮士去天子之三而為

特諸侯倍士之二而為軒名位不同樂亦異數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龔龔合二八之聲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次歌鐘之西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十六同一龔龔鄭康成之說非先王之制也

寒

徒鼓鐘謂之修徒擊磬謂之寒唐禮書先蠶降神宮縣之樂不用罇鐘以十二大磬代之與房中之樂同設非先王之制也

樂書卷第一百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三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

堂上下樂上

堂上下樂下

房中樂

宮縣

軒縣

判縣

特縣

樂縣上

樂縣中

樂縣下

堂上



堂上下樂上

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遂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  
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踳踳禮記文  
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  
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  
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  
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

詠於堂上事成而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  
所待為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則聲依永  
也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  
下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夏擊必於  
堂上祝啟必於堂下何邪曰祝啟器也夏擊所以作器  
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始為律  
六間為呂言以間而不言律與周官言典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太戴禮  
曰縣一磬而尚拊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  
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與故一鐘黃鐘之  
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  
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  
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

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

聖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鼓考中聲之意也

### 堂上下樂下

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嗷嗷一磬管將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軌祝控褐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 房中樂

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為壽人漢更為安世魏更為正世至晉復為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悅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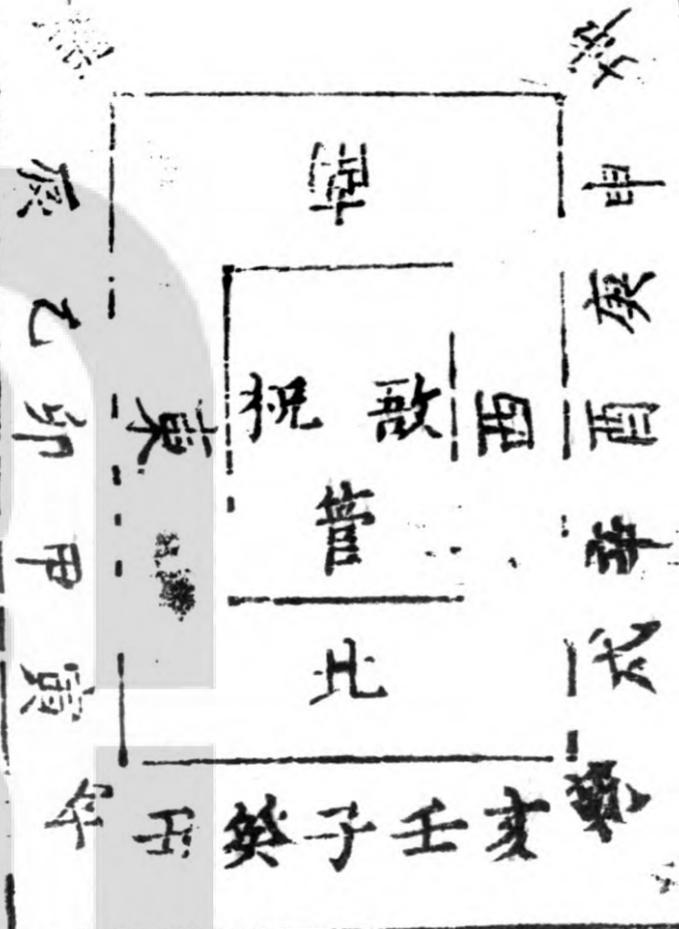
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至隋牛洪修樂採肅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嬪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鐃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

宮架



軒架

編鐘  
夷則磬  
編磬  
編鐘  
南呂鐘  
南呂磬  
編磬  
編鐘  
射鐘  
射磬  
編鐘



應鐘 應鐘 應磬  
黃鐘 黃鐘 黃磬  
編鐘 編鐘 編磬  
大呂 大呂  
編磬 編磬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編磬  
姑洗鐘  
姑洗磬  
編鐘  
編磬  
夾鍾磬  
夾鍾鐘  
編鐘  
編磬  
大呂鐘  
大呂磬  
編鐘  
編磬

判架

夾鍾磬  
夾鍾鐘  
南呂鐘  
南呂磬  
射鐘  
射磬



姑洗鐘  
姑洗磬  
夾鍾鐘  
夾鍾磬  
大呂鐘  
大呂磬

朔鼓  
建鼓  
應鼓

特架

作階

堂上

特架一肆

賓階

樂縣上

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於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古者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枹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故狗吠彘鳴及僕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

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官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性譏諸侯官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石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篋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卻至為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雷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一肆特縣二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庶賈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由是觀之官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簋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

六遷就而為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樂縣中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絃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為阼自階而右為西笙磬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鑄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鐘鑄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鑄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鞀在其東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鼗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

南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之西絃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為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鑄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鑄亦各十二縣天數也

樂縣下

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于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為金北陽位也於物為玉孔子寓象於易楊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之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惟金與玉而已故金壘金爵以禮之圭邸瑩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敵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

聖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

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

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磬施之廟朝至

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

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

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

鳴球不特施於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

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世垂而無窮矣通禮義  
纂曰天

地尚質用石宗廟及祔庭尚文用玉磬必  
用之者聲清正陰陽之祭生於金石也

樂書卷第一百十三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四

樂圖論

俗部

漢晉宋齊樂縣

梁樂縣

後魏樂縣

後周樂縣

隋樂縣

唐樂縣

後周樂縣

聖朝樂縣

漢晉宋齊樂縣

漢史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司馬相如所謂千石  
之鐘萬石之簾者也古者以鐘磬十二為縣未聞用其  
十者矣豈漢興之始未知用宮縣至孝武光武然後用  
之邪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簾  
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鍾其東衡其東

鍾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  
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鍾之宮設建鼓  
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敔梁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  
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號爲四指各置五鐘別以五鐘應  
之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是起建丑月  
至建巳月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  
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鍾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  
矣晉太元中楊蜀正四箱宋元嘉中鐘宗之調金石不  
知乎此乃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  
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晉宋史臣皆言元嘉  
四箱金石大備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而已然則十  
一律不備安得謂四箱邪

梁樂縣

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  
自餘則在東西也黃鍾箱宜用鍾磬各二十四以應二  
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鍾設十二罇鍾各依辰位而  
應律每一罇鍾設編鐘磬各一簾合三十六架植鼓於  
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簇代夾鍾在東箱西嚮  
以姑洗代南呂在西箱東嚮不亦失乎

後魏樂縣

後魏詔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  
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立宗廟用之北箱黃鍾之均  
實是夷則之調餘三箱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  
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鍾磬之縣各  
十有四瑩復更爲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前置  
宮縣四箱箱簾十六又有儀鍾十四簾縣架首初不叩

擊元亨始案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為宮之義  
又得律呂相生之躰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  
二月中氣古之制也四箱十六篋用四清之過也儀鍾  
十四篋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樂縣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時裴正上書以為大舜  
欲聞七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  
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  
王克簡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正宮用林  
鍾為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  
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  
其可後帝然廢七音屬紹遠遺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  
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

也折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矣

隋樂縣

隋初宮縣四面各二篋通十二鑄為二十篋各一員  
建鼓四員歌琴瑟箏筑箏搗筆卧笙篴小琵琶面各十  
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篳篥篳篥壎面各八人在  
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節篋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  
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由也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登  
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  
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洪等更定其制襲後周  
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為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  
律七始之說正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  
同為篋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爲  
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

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  
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爲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鍾  
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  
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族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  
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  
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  
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  
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  
若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  
路鼓各有軌焉儀禮宮架四面設罇鍾十二簋各依辰  
位甲丙庚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簋  
宗廟殿庭郊立及社用之植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  
氣依月爲均四箱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

每罇鍾建鼓別一工鍾磬簋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  
每磬簋瑟箏筑別一工每鍾簋竿笙簫笛埙篪別一  
工縣內祝在東鼓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  
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立分用之至是  
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二宗廟  
二十格工一百五十饗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  
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擗箏卧篋篪小瑟琵琶橫笛篳篥  
五器然箏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 唐樂縣

唐制天子宮縣皇太子軒架宮架之樂罇鍾編磬編鐘  
各十有二合三十六簋宗廟殿庭用之損十六簋郊立  
社稷用之陳布皆仍隋制設篳篥笙笛簫篪埙篪編鐘之  
下偶歌琴瑟筑繫編磬之下殿庭加鼓吹十二案於建

鼓之外羽葆鼓大鼓金鐻歌籥笳置其上焉軒架之樂去南面凡九筵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架凡宮架軒架奏文武之舞爲衆樂之容宮架之舞八佾軒架之舞六佾凡籥簫飾以宗牙流蘇植羽飾簾以飛龍飾跌以飛簾鐘篳以鸞獸磬篳以鸞鳥宮架每格金五博山軒架金三博山鼓承以華趺覆以華蓋切高宗蓬萊宮成增七十二架爲充庭之舞武后省焉凡樂器之飾天地尚赤宗廟殿庭尚彩東宮尚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殿庭用玉天地廟社所加之鼓如隋制凡大讌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架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以爲常制也天寶之亂肅宗創復兩京至德

以來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有登歌無壇下廷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役金奏幾亡而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宰相張濬爲脩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筭取法以鑄鐘之輕重高印還定編鐘以相參檢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爲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校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用二十格兵興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廡二十詔以爲可亦姑適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倭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

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樂縣

周世宗詔王朴詳正雅樂朴以為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虜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縛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制度器服粗而未完豈不惜哉

聖朝樂縣

聖朝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而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二二十格乾德中祕書監尹拙建言宜增三十六箎唐箎一負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闕而已於是詔

定架工一百四十笙歌工二十五樂箎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箎笛管填篪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九弦琴五弦七弦琴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篪填笛簫篳篥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

真宗享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庭中止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樂咸以宮架軒架為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

聖朝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

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奏登歌初

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箎開寶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

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為常

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樂

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鐃權損鐘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月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三鼗鼓至於龔篋刻畫亦多失傳或鵝禽飾於鐘篋或猛獸負於磬趺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爲植羽至是奏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鞀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鐃鐘相應照又請別作晉鼓以爲樂前按乾德詔書去散鼓不用復造三鼗祀天以雷鼓八面一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太竿大竿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

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爲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篋而爲宮架今用三十六篋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筆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

國

新刊

